

安秀



圖：青松健康

父親節是一個為感謝父親而慶祝的節日，各國因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而選在不同日期。全球多數國家與地區（含歐美、亞太超過 80 個）定在每年 6 月第三個星期日；港澳民眾沿用歐美習慣，中國大陸民間自改革開放後亦多採此日。而在臺灣，自 1945 年起，固定於 8 月 8 日慶祝，除因「八八」與「爸爸」諧音，也象徵對抗戰中犧牲父親的紀念。當年在上海，顏惠慶、梅蘭芳等十位愛國人士率先發起，後經多位黨國元老與地方名流倡議，正式訂定「八八節」（爸爸節）。

然而，2025 年的父親節剛過，與往年相比，似乎更加安靜、稀疏。雖然節日仍是商業促銷的熱點，但它承載的家庭意義，在不同世代的心中卻有著不同的感受。對長輩而言，父親節是感恩與團聚的日子；對中生代，更多是一通電話、一份禮物；對年輕一代，有時只是社群媒體上一句簡短的祝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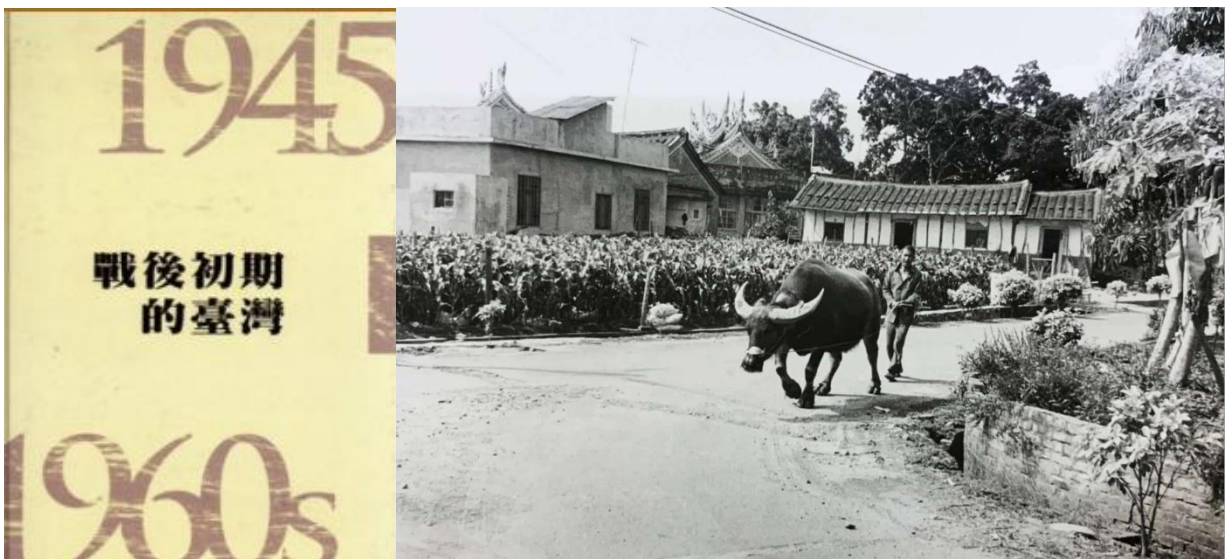
古時候除了逢年過節，人們對長輩的慶賀多集中在大壽等重要日子，平日相守才是親情的主體。如今節日越來越多，從情人節、母親節到各種商業化節慶，但真正能讓一家人坐下來細談家常的時刻，卻日漸減少。這背後，是社

會結構、價值觀與生活步調的深刻變遷。從民國三十年（1945）光復至今，八十餘年間的親子關係，正是時代變化的縮影。

一、民國三十年（1945）-民國四十九年（1960）：戰後初期與傳統延續

「家是庇蔭，亦是生活中心。」

1945 年 10 月，臺灣在戰爭結束後由中華民國接收。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，家庭倫理深受儒家「父慈子孝」觀念影響，三代同堂是最普遍的居住型態。



國史館-編/著者：呂芳上(封面檔)

右：圖片來源：天下資料

父親是經濟與權威的核心，母親負責家務與照顧子女。長子肩負延續家業與奉養父母的責任，「養兒防老」是生活常識也是社會共識。教育資源有限，城市與偏鄉差距顯著，但大多數人仍相信知識可改變命運。

二、民國五十年（1961）民國六十九年（1980）：經濟起飛與核心家庭化

「城市燈火，映照新家形態。」

1960 年代起，臺灣推動經濟建設，工業化與出口導向政策帶動快速成長。農村青年大量進入都市工廠與企業，傳統三代同堂逐漸讓位於都市核心家庭。

父母對子女的愛更多體現在教育投資上，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」成為普遍願望。補習、升學競爭成為家庭日常。然而，都市生活成本與長工時壓縮了親子相處的時間，孝道的表現逐漸由日常陪伴轉為物質支持。

這一時期，城鄉教育差距依舊存在，偏鄉學校資源匱乏，但社會整體對教育的熱忱，促使就學率逐年提升，也為後續世代的價值觀轉變奠下基礎。

三、民國七十年（1981）－民國八十九年（2000）：全球化初現與價值觀轉變

「多元觀念，衝擊舊日秩序。」

1980 年代的「十大建設」與 1990 年代的兩岸交流，開啟了經濟與文化的新局。全球化與資訊傳播加快，社會價值觀多元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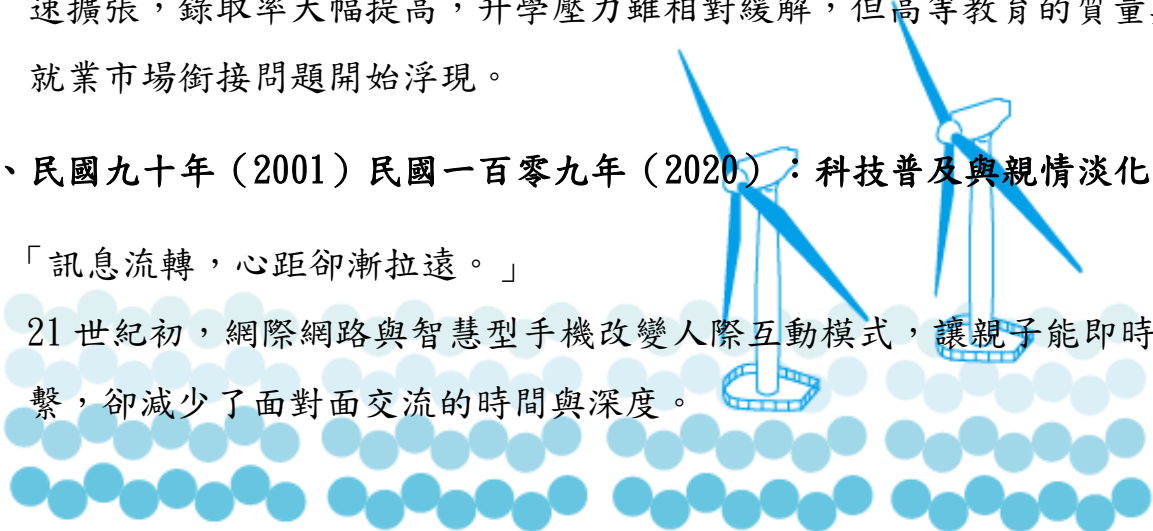
雙薪家庭普及，子女更多時間由祖父母或安親班照顧。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逐漸由權威服從轉向平等討論，但在婚姻、職業選擇等重大人生決定上，代間觀念衝突仍屢見不鮮。

貧富差距在此時開始拉大，都市家庭可投入更多教育資源，偏鄉教育雖有政策扶助，但師資流動率高、設備不足的問題依舊存在。大學教育快速擴張，錄取率大幅提高，升學壓力雖相對緩解，但高等教育的質量與就業市場銜接問題開始浮現。

四、民國九十年（2001）民國一百零九年（2020）：科技普及與親情淡化

「訊息流轉，心距卻漸拉遠。」

21 世紀初，網際網路與智慧型手機改變人際互動模式，讓親子能即時聯繫，卻減少了面對面交流的時間與深度。



高房價、高工時與就業競爭，讓年輕人晚婚、不婚的比例大幅上升。少子化逐漸成為全國性議題，偏鄉學校因生源不足而縮班、併校，甚至關閉；都市則因人口集中，熱門學區競爭激烈。

同時，貧富差距加劇，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接受更多元與優質的教育與活動，低收入家庭則可能受限於資源不足而難以突破階級藩籬。此時，部分大學招生不足，進入退場潮，顯示教育資源與人口結構的矛盾已成現實。

五、民國一百一十年（2021）以後：少子化常態化與世代距離

「情感訴求，與自主觀念角力。」

當前的臺灣，少子化與高齡化已成為結構性問題。教育體系受少子化衝擊，偏鄉中小學與部分大學接連退場，影響地方發展與教育平權。每位子女承擔的照顧責任更為集中，但也面對職場壓力與生活成本的雙重挑戰。

部分父母仍沿用傳統觀念，寄予子女高度道德期待，甚至以情緒勒索與情感訴求作為養老依據。在強調個人自主與自我實現的世代，這種方式未必能換來理想回應，反而可能加深代間距離。若細究不同世代的差異，民國三十年代的父母，經歷戰亂與物資匱乏，養兒防老是生存本能，因此對現今子女的情感要求，常伴隨「我們當年如何辛苦養你」的比較與說服；民國五十年代的父母，多在經濟起飛時奮鬥，認為自己用血汗換來的成就應得到回饋，期許中帶著自豪與堅定；七十年代至今的父母，雖生活條件較優渥，卻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現實，不得不在情感期待與獨立自主間尋找平衡，也逐漸體會到，過度施壓可能換來的不是孝順，而是疏離。這些不同時代的「道德綁架」與「情緒勒索」，雖出發點各異，卻都折射出長輩對親情的珍視與無奈。

六、結語：在變遷中尋找平衡

「慈與孝，需與時俱進。」

從 1945 年至今，親子關係的變化，是經濟型態、居住結構、價值觀、科技、人口與教育等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。從緊密依附到相對疏離，既反映社會進步，也提醒我們情感經營的重要。

父慈子孝在古時是生活所需與道德規範的結合；在當代，它是雙方必須用心經營的選擇。要讓傳統的慈與孝在新時代延續，需要制度的支撐與文化的更新。

或許，陪伴的方式可以改變，但關懷的心意不能減少。當我們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仍願意撥出時間與父母共享一頓飯、一次旅行、一段深談，那份連結便會在時代洪流中留存。

父親節的花束可以凋謝，賀卡可以收起，但那份牽掛與感念，若能長留於心，便是最長久的禮物。這是跨越世代、超越形式的真情，也是八十餘年來親子關係變遷中，最值得珍惜與守護的部分。

